

文湖州竹派 丹青志
海嶽志林 畫禪



海
嶽
志
林

毛鳳苞輯

中
華
書
局

海嶽志林題辭

余覽寶齋集。十餘年矣。惜乎不傳。凡從稗官野史。或法書名畫間。見海岳遺事遺文。輒書寸楮。數白香山。投一磁餅中。未可云全鼎一樹肉也。辛酉秋。偶編東坡竹紀。友人索余合元章梓行。因簡向來拾得者。錄成一冊。略無詮次。至其淨名齋。西園諸名篇。久已膾炙人口。不敢復載云。湖南毛晉識。

海嶽志林

章次

奇絕陛下

俊人

刷字

書畫兩學博士

河端石

澄淡使著

墨池寶藏

張帆遁去

蟬精

吾從衆

長柄銀斗

眠石

河豚腹本

上天梯

擲筆大言

請硯

捕蝗

拜石

弄石

畫艇行間

洗靴洗藻火

露帽

大呼

唾點磨墨

放筆兩拜

黃實師遺小龍圖

稻孫樓

書法

敍畫史

硯山圖

辯帖

跋歐率更史事帖

跋自畫雲山圖

評書

精帖

留馬渡采石磯

老子

勸戒

遮壁汚壁

驟閱

書畫以時卷舒

惜亦不出

自薦

敍書史

閱書帖

跋褚臨蘭亭

軟裏

顧愷之維摩

李成

士夫好畫

蘇子瞻墨竹

董源

天下偉觀

收畫

橫掛三尺幅

好事

海嶽志林

明 東吳毛鳳苞子晉輯

奇絕陛下

元章初見徽宗於瑤林殿。上命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瑤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召元章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元章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飛動。知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

上天梯

米元章仕宦久不偶。晚節大臣薦對。嘗有詩曰。笏引上天梯。鞘鳴奮地雷。誰云天尺五。親見玉皇來。或問其意。答曰。初叩軒陛。開門臣僚。以笏引之升殿。此上天梯也。

俊人

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札子。上顧視。令留椅子下。米乃顧集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壺。開門彈奏。上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

擲筆大言

徽宗命元章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古。徽宗潛立於屏風。

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歎賞

刷字

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元章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書字上曰卿書何如曰臣書刷字

請硯

徽宗取弁山奇石置之艮山名曰艮岳時米芾爲書學博士召令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州石硯使就用之書成芾捧硯請曰此硯曾經賜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舞蹈以謝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袖喜動顏色上復笑曰顧名不虛得

書畫兩學博士

崇甯三年甲子六月制詔今四方承平百揆時序小大之政畢舉增光繼志曠古絕無獨書畫之學未有高世絕人之風殆勸勵之不至也其議投試簡拔之法著爲律令建官養徒庶幾異時彬彬者有紀焉是時元章名能書適官太常獨膺簡在遂除書畫兩學博士奉詔作黃庭小楷旋加褒美繼進所藏法書名畫皆不下一品優詔答之賜白金緡錢甚腆

捕蝗

米元章令雍邱蝗大起鄰縣尉司焚瘞後仍滋蔓責保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邱驅逐過此尉移文載

保正語牒行雍邱。請勿以鄰國爲壑。時元章方與客飲。視牒大笑。題紙尾答云。蝗蟲原是飛空物。天遣來爲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來。傳者莫不大噱。

河壩石

米元章爲臨江太守。守壩須日。聞有怪石在河壩。莫知其所自來。人以爲異。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爲燕游之玩。石至遽命設席。拜於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爲罪。坐是罷去。

拜石

元章知無爲軍。見州解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傳以爲笑。或語芾曰。誠有否。芾徐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

澄淡使著

芾崇甯初。爲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直達綱運。置司真州大漕張勵深道。見其漫然玩世。不能俯仰順時。深不樂之。每加形跡。芾不能堪。會蔡元長拜相。芾知己也。走利僕懇於元長。乞於銜位中。削去制置發運司五字。仍降旨請給序位人從。竝同監司。元長悉從之。遣僕持敕命來。芾既得之。閉戶自書新刺。凌晨拜命畢。呼殿徑入。抵張公之廳事。張驚愕莫測。及展刺。卽均敵之禮。始知所以。旣退。憤然語坐客云。米元章一生澄淡。今日乃使著矣。

弄石

元章守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品目入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爲察使。因往廉焉。正色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峰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妙。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卽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墨池寶藏

元章出守無爲州。刻墨池二字及寶藏二字。徑二尺許。皆有神勢。至今在無爲州。州有太守泉。舊景福寺地。元章咏詩云。甘泉如惠山者是也。

畫艇行閒

米芾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士夫共目之曰米顛。蔡魯公深喜之。嘗爲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遂去。一日以書抵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閒。魯公笑焉。蔡條得是卷而藏之。

張帆遁去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刹也。唐沈傳師有道林詩。大字猶掌。書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閣貯之。米元章爲微官時。游宦過其下。艤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觀。一夕張帆。攜之遁去。

洗靴洗藻火

朝靴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在太常博士時。奉祀太廟。迺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

蟒精

元章知無爲軍。每雨暘致禱。設宴席於城隍祠。東向坐神像側。舉酒獻酬。往往獲應。得新茶果。輒以饋神。令典客聲諸傳言以致之。間有得緡錢於香案側。若神勞之者。嘗晨興。呼譙門鼓吏曰。夜來三更不聞鼓聲。吏言有巨白蛇。纏繞其鼓。故不敢近。米頌之。叱吏去。不復問。故郡人疑其蟒精。至今傳之。又鑿墨池。嘗治事池上。鼃聲聒人。因取瓦書押字。投之池。由是鼃不鳴。

露帽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者之手。恐爲所浼。旣坐轎。爲頂蓋所礙。遂撤去。露帽而坐。

吾從衆

子瞻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天下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米爲顛。願實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大呼

芾在眞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長柄銀斗

元章盥手。以銀爲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瀉水於手。呼爲水斗。已而兩手相拍至乾。不用巾拭。

唾點磨墨

周仁熟與芾交契。一日芾言得一硯。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眞贗各半。特善誇耳。芾起取於篋。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芾喜出硯。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芾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研汚矣。不可用。爲公贈。繼歸之。竟不納。又元章嘗以端硯呈子瞻。子瞻故唾之。因以爲遺。

眠石

僧孜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米後得之。抱之眠三日。屬子瞻爲之銘。

放筆兩拜

元章爲人親舊書。有密於牕隙窺其寫至。芾再拜。卽放筆於案。整襟端下兩拜。

河豚贖本

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郡。留數日而去。元章好摹易他人書畫。次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河豚。其

實他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無疑，此贗本耳。」其行送之以詩，有「淮海聲名二十秋」之句。林子中見之，謂次翁曰：「公無乃過歟？」次翁笑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子耶？」

黃實師遺小龍圖

黃實師自言爲發運使時，大暑治清淮樓，見米衣犢鼻，自滌硯於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圖二餅，飯遣人遺之，趁其滌硯未畢也。

段拂

芾嘗擇堦，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旣拂矣，又去塵，眞吾堦也。」以女妻之。

瀑布

元章嘗大字書曰：「君有瀑布詩，古今賽不得，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其後自題云：「蘇子瞻曰：『此是白樂天奴子詩，見者絕倒。』」

遷坐

宗室華原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元章，使數卒鮮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籍，久之，亦自遷坐於衆賓之間。

相石

米南宮相石法，曰瘦，曰秀，曰黻，曰透。

甘露哥哥

漫士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間露兄故實。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親穴

米好奇怪。當平世葬其親潤州山間。不封不樹。嘗自詫於人。言莫有知其穴者。

墨王

元章藏晉唐真蹟。稱曰墨王。無日不展於几上。手不釋筆。臨學之夜。則以小笈寘枕傍。

提筆

陳寺丞伯修子也。嘗於枕屏效元章筆蹟。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修命出拜。元章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勸展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無他。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當自熟矣。

與子瞻易書

元祐末。元章知雍邱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餉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卽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

臨揭

米元章書畫奇絕。從人借古書自臨揭。臨竟。併以臨書真書還其家。令自擇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人古書畫甚多。東坡屢有詩譏之云。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饒水。又云。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擬聖智。又云。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山谷和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鈎輒折趾。皆言元章好奪取人書畫也。

捉書去人丈餘

子瞻嘗疑元章用筆妙一時。而所藏書。真僞相半。元祐四年六月。與張致平同過元章。致平謂吾公嘗見親發鎖兩手。捉書去人丈餘。近輒掣去者乎。元章笑。遂出二三長史懷素輩十餘帖。而後知平日所出。皆苟以適衆目而已。

分類帖

元章帖十二册。各以其類爲册。如手簡家書詩文。各分類。聞是韓偓冑家故物。中間韓魏公家園池詩。各有閱古珍玩大印。其後歸史衛王府。凡如此者。五十六册。一一精好。米帖家書內。有與友仁者。有與寅哥者。所謂虎兒是也。花押乃兩樣。

追想筆法

關蔚宗有褚河南所撫虞永興枕臥帖。落筆精微。僅如絲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元章見而愛之。崇甯間。

遇其子長源於京口。時蔚宗已下世。元章從長源求此帖。長源靳之曰。惟得公陸探微師子乃可。從之。長源復靳曰。此畫不足以當此帖。更得公案上盈尺硃砂乃可。又從之。長源又靳之曰。細思二物。皆有愧於虞帖。非得公頭不可。元章乃移書曰。頃在揚州。蔚宗待我甚厚。示以此帖。追想筆法。寫一通去。較其所藏。妙若刻楮。不復能辨。

畫松

李驥元俊家藏元章二畫。其一紙上橫松梢。淡墨畫成。鍼芒千萬。攢錯如鍼。今古畫松。未見此製。其一乃梅松蘭菊。相因於一紙上。交柯互葉。而不相亂。題其後云。與大觀學士步月湖上。各分韻賦詩。芾獨賦無聲之詩。蓋與李大觀諸人夜游潁昌西湖之上也。

知公不盡

子瞻自海外歸。與元章書云。嶺外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及得寶月庵賦。琅然一誦。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元章答云。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爲帝晨碧落之游。異時相見。乃知也。

天留米老庵

米元章居鎮江。常在甘露寺。榜其所曰米老庵。一日甘露大火。惟李衛公塔及米老庵獨存。元章作詩云。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庵。

淨名齋

元章喜登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宇製名。來者莫能廢，作淨名齋於北固山下，自爲之記。

登金山

元章登金山，賦云：浮玉掩露，石簾落潮。

天開海岳

元章甘露寺詩，石刻在多景樓中。天開海岳四字在海岳庵。庵亦元章建，在山之西麓。後燬，乃移建於城東利涉門內。

鹿門居士

元豐間，米老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云：火正後人芾印。

長壽庵

元章書長壽庵三字，後題兩句，人是西方無量佛，壽如南極老人星。不知古人詩句，或元章自作也。

竹簡

竹簡之法，絕而不傳。元章得古簡，以竹聿行漆，如法更制。

孔子爲佛

元章寫高麗經，以孔子爲佛，顏淵爲菩薩。

甘露寺石真

元章以所珍硯山易蘇學士家甘露寺地。結庵其中。自號海岳。日吟哦其間。爲京口佳絕之觀。遨衍三山。賦詠略遍。如甘露悼古詩。臨金山賦。焦山明應祠銘。其猶彰著者也。自寫其真。刻石甘露。其子友仁爲贊。命居爲寶晉齋。

予白首收晉帖。止得謝安一帖。開元建中御府物。右軍二帖。正觀御府印。子敬一帖。有褚遂良題印。又有丞相王鐸家印記。及有顧愷之戴逵畫淨名天女觀音。因命所居爲寶晉齋。朱長文收錦織成諸佛。闊四尺。長五六尺。上有織成牌子。題晉永和年造。與予家一古書囊。織成山水神僊錦一同。雲鳳山禽猿鹿如畫也。

自寫真

元章自寫真。世有三本。一本服古衣冠。曾入紹興內府。有其子友仁審定贊跋云。先子昔手寫晉唐間忠臣義士像數十本。張於齋壁。一時好古博雅。移摸流傳甚多。至今尙有藏之者。此卷自寫真也。一本蘇養直題云。米禮部人物瀟散。有舉扇西風之興。一本唐裝。據案執論十七帖者。上有篆書淮陽外史米元章像八字。及元章自書。葉几延毛子。明應館墨卿。功名皆一戲。未覺負平生。

自書宅圖

元章有自書宅圖。又有小楷三帖。又十帖。珊瑚等帖。